

多姿多彩的壮丽青春

□姜志涛

儿童节前夕，江苏大剧院推出的一部根据黄蓓佳同名小说改编的青春剧《野蜂飞舞》，以盎然的童趣，如火的激情，令人看后激动不已。该剧特点鲜明，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一、实现了青春剧题材的突破。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出现过许多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儿童剧，如《少年英雄王小二》《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等，这些戏都是讲述抗战时期敌占区的儿童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野蜂飞舞》则是聚焦大后方的儿童，表现20世纪40年代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和生存状况。主人公黄橙子一家，跟随父亲的学校（金陵农学院）从南京西迁到成都的华西坝，为躲避日寇的杀戮颠沛流离，过着逃亡的生活，但他们从未忘记国恨家仇，从未失去打败侵略者的信心，尽管敌机每天都在狂轰滥炸，但他们依然顽强、乐观、自信地学习、生活。可以说《野蜂飞舞》是儿童剧表现抗战题材的一次新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更表现在人物塑造和主题开掘上。沈天路、黄橙子不是什么英雄，只是那个年代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但是剧作家用艺术的慧眼发现了他们特殊的个性和非凡的品质，从而为我们塑造出了血肉丰满、鲜活生动的艺术典型。沈天路、黄橙子和千千万万中国学生一样，过着平常的生活，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在父母面前撒娇，不高兴了也会耍小性子……残酷的战争环境让他们经历了坎坷，目睹了生死，见证了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危亡，虽然身心稚嫩，但却早就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一旦国家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慷慨赴死。剧中的沈天路、黄克俊、黄书雅就是这样由平凡走向伟大的英雄，由普通学生变身为撑起民族大厦的脊梁。这台戏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今天的青少年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和启示作用，让他们知道上个世纪40年代的年轻人在战火中是怎样度过多姿多彩的壮丽青春的，艺术家们用过去的生命来燃烧今天的灵魂。

诗意而飞扬的瀑布云

□汪中德

给少年儿童提供怎样的优秀剧作，长期以来都是剧作家们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近来，由欧阳逸冰编创的青春剧《野蜂飞舞》无疑可视为一次令人欣喜乃至惊艳的成功创作。该剧在尽力保留黄蓓佳原著小说神髓与精华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剪裁、提炼、萃取，运用精湛的戏剧思维和娴熟的编剧技巧进行艺术再创造，将30万字的原著浓缩为不到2万字的剧本，以85分钟引人入胜的演出，成为今年送给孩子们六一儿童节的一份厚礼。

该剧是一部从现实的此端出发，透过时间的帷幕凝视与观照历史彼端的作品，即以已90多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年黄橙子的视角，回望80年前发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那些如烟往事。这种结构方式似乎并不鲜见，但其叙事的状态和内容却是新颖、特异的。地处成都郊区的华西坝正是主人公黄橙子之所系的凝视点，也是剧中人物活动的最重要场所。那时她随身为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的父亲自南京流亡到此，虽然看不见战场地面对面直接厮杀的惨烈，但头上时有敌机轰鸣轰炸的巨大威胁，在一种貌似平静却动荡不安的氛围中，她度过了少女时代希冀和欢乐、焦灼与悲伤并存的青春岁月。这5年的时光刻印在石头上的记忆，不仅不曾磨灭和冷却，反映在作品中更是如此的清晰和灼烫。

属于少女黄橙子的5年时光在剧中皆以颇具独特性的场景和细节所构成。父亲黄教授将好友沈栖霞的孩子天路认作自己的儿子，她虽感到异常欣喜，但在天路面前，却向父亲撒娇，孩子气地向天路显摆她才同父亲更亲密；附小门口文具店有大白兔等图案的铅笔盒为她梦寐以求，爸爸却买回来给了天路并鼓励他好好念书，她气愤地将其拿走藏起，害得天路因没有笔无法做题受到老师严厉斥责，这令她懊悔不已她要独自去川西找天路哥哥；天路因没将好东西留给妹妹，罚自己在树上过了一夜，两人的“矛盾”至此冰消雪化；橙子淘气地拔下梅教授用作实验的大花种鸡三根毛做毽子，引发了爸爸要责罚她的危机，天路则以橙子获得了学校体育技巧比赛踢毽子冠军将其化解，兄妹友情因此更加升温。可以说，剧作从少年的行为与心理特点出发来设计情节、展开叙事、刻画人物，使两位少男少女的形象被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

但假如该剧仅仅停留于此，在思想艺术的含蕴上显然是不够的。以抗战为主题的儿童剧自然需要与时代大背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表现人物的成长和作为等更具有思想分量的内容。随着情节的逐渐推进，剧作的情绪与气氛也越发激烈和亢奋：黄橙子与哥哥姐姐、同学们到街上卖薄荷包和烟袋，以此支持造子弹、打鬼子；他们高唱《救亡进行曲》，吟诵鲁迅的诗和高尔基的《海燕》，朗读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激发抗战的决心与热情；姐姐黄书雅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哥哥黄克俊则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以至于娘沉重而又自豪地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战场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头上没有鬼子的飞机，眼前没有洋人的大炮”。剧作的后半部更侧重于表现天路这个人物：娘的皮坎肩被敌机炸烂了，他去做苦工为娘买皮坎肩，娘感动地说自己心里没有“秋凉”，只有“春暖”。黄教授从延安来的李胜利口中得知，天路的父亲沈栖云在东北牺牲于日寇之手。怀揣父亲照片苦苦思念和寻觅的天路因这一噩耗更激起了要参加空军杀敌复仇的斗志。因此当天路在空战中战机受到重创时，便驾机撞向敌机与之同归于尽。剧作在此表现英雄的热血忠魂化为碧空中沸腾的瀑布云，并赋予其美好浪漫的形象，其如仙女刚刚织好的白绸布，万条流苏在自由地舒卷，磅礴而又飞扬，诗意而又壮美，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

这部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虚构之作，显示出了独特的气质、韵味和美学品格。剧作有着鲜明的简约风格，每场戏都精湛洗练，给人以极为紧凑而又愉悦的观演体验。对主人公经历的详述和对次要人物重要行动的转述相结合，使得剧作的谋篇布局张弛有度、井然有序，不仅自然、流畅、有趣，且干净透明、深情饱满，大有深意。剧作要表达的主题是严肃的，却绝非一味地高台教化，而是将幽默的段落与对话穿插其间，或同小观众进行轻松活泼的互动，对叙事节奏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剧中对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是非常节制的，黄橙子与沈天路正是情窦初开的懵懂年纪，两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带上爱情色彩，剧作在处理上不是避而不提，也不是浓墨重彩，似乎朦胧又似乎清晰，在历史的叙事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中保持了一种恰好的分寸感。钢琴曲《野蜂飞舞》是剧作的叙事音乐，不同场景、情境和心绪下的弹奏与贯穿，既是构剧的一种外在形式，每一次旋律响起都具有推进情节与深化情感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是一种内在节奏，即“野蜂飞舞”这一意象的借代是生活环境的折射，也是人物心理的叠映，更是生命力蓬勃与奔涌的外化，把在那一特定时代氛围中的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和内心的体验，都融进这首节奏急迫明快的钢琴曲中，因此它带来的是对神圣心灵境界的向往，是灵魂深处被打动的强烈冲击力。

从少儿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表现人物成长的戏，即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少年具有怎样苦涩与温暖并存的生活状态，具有怎样悲愤与激越同在的精神历程，这对今天沐浴在阳光之下的人们有着同样深刻的启示与警醒。从家国的角度看，它表达的是年轻人如何胸怀天下、奋发有为、保家卫国的重大主题，即在国难当头、风雨如磐之际，该如何绽放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之花。剧作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富于深刻意味的对话，无论是从历史生活出发向今天的自然延伸与定格，还是站在当代立场对历史的反向寻找和溯源，都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这一脉相承的核心精神生动形象地传扬了出来，极富思想艺术价值。

二、用乐观、积极的心态表现残酷的战争。该剧故事发生在日寇入侵的战乱时期，但编导没有过度渲染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全剧充盈着阳光、乐观、自信、向上的情绪。贯穿全剧的钢琴名曲《野蜂飞舞》具有形象感和象征意义，迅疾、绵密的音符仿佛让观众置身于盎然的春季，成群的蜜蜂扇动着翅膀穿梭在百花丛中；激越亢奋的旋律更像是年轻的生命中涌动的澎湃热血。阳光、乐观，是这台戏的精神基调。在苦难、黑暗的年代，主人公们依旧养成了健全的人格、阳光的性格，在他们身上总能感受到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三、作品讴歌了人性的光辉和人情的伟大。这台戏不但有深刻厚重的主题，更有感人肺腑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光辉、人情的伟大。主人公沈天路是个孤儿，他爸爸与黄橙子的爸爸是一起去美国留学的好友，回国后沈天路的爸爸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夫妻双双奔赴抗日前线，把沈天路留给爷爷奶奶照料，爷爷奶奶去世后，沈天路成了孤儿。黄教授珍视与朋友的友情，亲自去川西农村把天路接到华西坝来读书学习。战乱时期条件艰苦，黄教授已有5个孩子，又多出一个半大男孩，可谓难上加难，但善良的黄教授夫妇对这个孤儿比对自己的子女还要细心周到。比如女儿橙子一心想要买个新铅笔盒，因为经济拮据，黄教授没有答应，却将那个漂亮的铅笔盒买回来送给天路。橙子因此非常生气，甚至跟爸爸发脾气，还赌气把天路的铅笔盒藏了起来。黄教授夫妇的善良也教育感染了天路，他管教授夫人叫娘，在天路的心目中教授夫人就是自己的亲

音乐名曲《野蜂飞舞》在剧场响起的时候，我们的视线被引向上世纪40年代。乱世中青春相伴的故事拉开大幕。来自南京的黄教授一家，在抗战时期随着金陵大学农学院一路辗转流亡到成都华西坝。之后，黄教授将挚友的遗孤沈天路接至家中。十岁多的女儿黄橙子和男生沈天路，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相识相交，建立起纯真美好的友谊。沈天路在父亲沈栖霞的影响下义无反顾投身于抗战时，又赢得了黄橙子由衷的热爱与敬仰。

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中学生的故事，是上世纪40年代的青春之歌。那些随父母跌跌撞撞一路西迁的孩子们，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受到书香墨气的熏染，又耳濡目染父兄们的慷慨悲壮，他们如何长大，如何选择，他们的青春打开和绽放的方式于今天的少年又是一种怎样的触动？创作者讲述了一个清新明亮的故事。情节的翻转流淌中，前辈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凝视中，创作者用今天的灵魂点燃了从前的生命，父辈的青春激情再一次在舞台上飞扬。

青春剧《野蜂飞舞》的同名原著小说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情感细腻。编剧欧阳逸冰在尊重原著精神、保留原有意象的前提下，按照戏剧思维和逻辑将30万字的小小说重新建构为近90分钟的舞台剧。以清晰的结构、流畅的叙事、充满机趣的情节、细腻的人物情感，展开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的选择和命运。故事温暖深情，主题辽阔悲壮。选材主旨与当下的时代呼唤相互映照，历史的艰辛曲折与故事的荡气回肠相互映衬，提供了文学作品向艺术作品成功转换的有益示范。

抗战背景下的青春故事有许多角度可以抵达。作品以独特视角重点提取黄橙子和沈天路的情感经历，以老年黄橙子的口吻，对童年往事进行深情回望。90多岁的橙子奶奶历经沧桑，是艰难时世的见证者，也是战争岁月的幸存者。回望过去，在黄橙子的诗意讲述中，虽然生逢乱世，颠沛流离，但因有亲人的相携相伴，岁月温暖美好触手可及。她和沈天路的

打开战争中的少女心境

□宋宝珍

在敌机轰鸣的战争背景下，一个天真少女的最大心愿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头上才能没有鬼子的飞机？”青春剧《野蜂飞舞》中的黄橙子出生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家庭，她有温良贤德的母亲，天才优秀的姐姐。战争将他们驱离南京，举家迁至成都华西坝。有一天父亲领来一个陌生男孩，让黄橙子喊他天路哥哥，他因失去亲人被黄家收养，黄橙子与沈天路的故事就此揭开帷幕。

文学与戏剧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世纪以来，由小说改编的戏剧成为评论界的热点话题。但是从文学到戏剧，不仅是两种题材的转换，更是戏剧思维对文学叙事的凝练、提炼与升华，一言以蔽之，是创造性转化。此剧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首演时小观众看得认真、耐心；成年观众在历史回望中亦感受到了苍茫的战争环境、真切的人文情怀和历史文化的积淀。

剧中有意地安排了老年黄橙子和少女黄橙子的对视、对话及对应，这样的戏剧设定不仅为流逝的历史时间在个体生命当中找到了贯穿线，而且呈现了历史与现实的镜像关联，让从前战争的残酷与当下生活的安宁产生强烈的对比性，也使得戏剧呈现具有间离效用。

少女心事总是诗。此剧透过“野蜂飞舞”的心灵意象、瀑布云一样的心事浩茫、老银杏树的遒劲苍凉，表现了抗战背景下的家国命运、豆蔻年华的纯真向往。在躲避敌机轰炸时，黄橙子与沈天路第一次见面就彼此冲撞，一个是娇蛮任性的家中“小公主”，一

娘。她身体虚弱，平时总要穿一件皮坎肩，在一次轰炸中皮坎肩被敌机的枪弹打烂，天路怕娘着凉生病，自己偷偷跑到工地去当小工，磨破了双肩，砸伤了大腿，终于用自己挣来的血汗钱为娘又买了一件新的皮坎肩。教授夫妇宁可委屈自己的孩子也要抚养好朋友的孩子，天路在他们的影响下懂得了感恩和回报。全剧始终洋溢着温暖的亲情、善良的人性。

四、剧作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战的作用。剧中《潮流》杂志的主编、诗人李胜利虽然不是主角，在剧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人民群众反抗日本侵略就是通过他来体现的。李胜利从延安来到华西坝，出现在学生举办的读书会上、义卖场上。他热情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诗人的激情朗诵田间的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并带头唱起了《延安颂》，把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送给了黄教授。在他的指引下，橙子的姐姐书雅也投奔了延安。李胜利的几次出场合情合理、顺畅自然，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自然巧妙地凸显出来，在庆祝建党百年的今天，这样的处理尤为重要。

这台戏的演员都很优秀，特别是饰演沈天路的尤洋洋和饰演黄橙子的谢阳更为突出。谢阳年纪不大、表演经验不多，但在舞台上却显得很沉稳、成熟，毫无生涩的感觉，对人物理解准确，表演真实自然。

剧中，导演还大胆启用了很多低龄儿童参与演出。在导演的悉心调教下，这些小演员的表演有模有样，他们纯真稚嫩、严肃认真的表演让观众备感亲切，也使得这台戏更有趣味性和观赏性。

纯净情感以及一家人的相互珍视，散发出深厚隽永的芬芳。只是欢乐美好中又存有淡淡的忧伤。因为陪伴很短，离别很长，哥哥出征报国，姐姐北上延安，沈天路牺牲于对日空战。他们都一去不返，将青春热血挥洒于抗战前线。作品在黄橙子的等待与失去中勾连起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温暖与忧伤。全剧的基调轻盈温暖，主题表达却厚重。轻盈与沉郁、诗意与厚重，如复调、如重奏，真诚温润、悲而不哀。虽然是老年橙子的叙述，通篇的节奏却简洁明快。橙子在缅怀中度过的一生，如流星划过天际，点燃了夜空中静默的思绪。那些率真有趣的往事用当下青年熟悉的语言呈现，在剧场里飘散回旋。

一切文学都是人学，一切戏剧都与入有关，与人的情感有关。对情感的诉说传递出的刚强和厚重，让舞台增加了最真切的力量。抗战硝烟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引、热血青年的义无反顾，甚至用身躯迎向日寇的子弹，在云淡风轻中爆发出撞击人心的轰鸣。作品切口很小，却见出大时代大精神。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因而逝去的生命虽然短促却如此耀眼，他们留下来的那一一张张干净的笑脸，历经漫长时间，依旧迷人鲜亮。他们也始终年轻，年轻到笑声里永远带着露水。就像老年橙子所说，他们都死得其所，像烟花绽放在天空，优美而绚烂。全剧以独特视角所进行的富有诗意的讲述，对遥远岁月的凝神远望，在纯真的情感编织中透露出的淡淡的伤感和温暖，让情节与人物鲜活生动起来。它艺术地昭示着：一切美好与真实，都能超越艰辛的生活而留存下来。越是苦难艰辛的年代，年轻的生命身上越是有非凡向上的力量，有无比厚重的家国情怀，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不屈的精神遗传。

是个憨厚朴实的乡下小哥哥，率直冒失的黄橙子跌伤小腿，被初次见面的男孩口嚼草药敷伤，像木桩一样扛回家里，这让她觉得挺没面子。为了一个铅笔盒二人又起了争执，导致沈天路离家出走，黄橙子在日夜中寻找，在寻找中顾盼，一见面便是天真的喜悦，孩子气地冰释前嫌。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成了一对好兄妹。当黄橙子在街头义卖遇到酒鬼纠缠时，是天路挺身而出保护妹妹；在两小无猜中、在敌机轰炸时，在天路为给娘买一件皮坎肩而偷偷做苦工的行动中，黄橙子了解了这位哥哥的真性情。天路完全进入了哥哥角色，黄橙子对他渐生崇拜、依赖之情。当天路得知父亲参加义勇军为国捐躯后，不顾阻拦毅然参加空军作战，发誓要做顶天立地的人，不让鬼子的飞机肆意横行；战斗中，他驾驶无法返航的飞机冲向敌阵，与敌机同归于尽。他与黄橙子之间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天真之情、纯真之恋，层层递进，令人动容。

围绕着一对主人公的行动线、情感线，此剧也表现了具有典型性的民族抗战图景：战时凡是能够离开敌占区、辗转敌后的知识分子，都是具有家国情怀、民族尊严、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人。黄教授就是这样的人，正如老舍所言，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不能等敌人进来把他气节夺走。沈天路的父亲沈栖霞云虽未出场却形象高大、豪气干云，在白山黑水之间，沈栖霞为民族而战，直至牺牲在前线。黄教授不能奔赴前线杀敌，便把好友之子视如己出，这也是民族之义。黄橙子的姐姐在教师、共产党人李胜利的鼓励下奔赴延安，走上抗日前线；其大哥加入远征军

青春剧《野蜂飞舞》笔谈

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文投集团、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策划，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日前在南京首演。该剧根据作家黄蓓佳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欧阳逸冰编剧，钟浩、廖伟导演，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华西坝为背景，以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黄裕华一家为中心，通过女孩黄橙子和异性哥哥沈天路之间纯真美好的友谊，表现了孩子们在艰难战争岁月的成长与追求。该剧上演后，受到业内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认为其展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凝心聚力、国之栋梁们的大爱厚德、青年才俊们的碧血丹心以及理想抱负在时代熔铸中的升华，是一部富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优秀舞台剧作品。

——编者



生命如烟花般绚烂绽放

□刘玉琴

全剧的结构叙事清新独特，打开了战争和灾难叙事的另一种路径。上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硝烟四起，黄教授一家流亡至川西，开始逃难避乱的生活，创作者没有刻意描述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苦涩，没有过多讲述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和成长带来的失望与绝望，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少女黄橙子和她的家人朋友同学，让他们在困窘而黑暗的年代依然绽放着对生活的珍爱和信念，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对未来的期待与希望，让这出讲述黑暗年代的戏剧充满温暖与光亮。贯穿全剧的名曲《野蜂飞舞》也在舞台上幻化成生意无限的旋律，诉说着年轻生命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追寻。仅此而言，主创人员驾驭题材、精巧谋篇的建设功力和对时代气质深刻把握提纯的创造能力与众不同。他们对温婉诗意的叙述基调的把握，对出人意料的对比衬托结构方式的巧妙运用，对特殊家庭文化背景和时间氛围的勾勒，带来舞台呈现的新景观，为戏剧创作打开题材选择和讲述方式的新路径，引心动之外产生关于战争叙事、轻重兼容的新思考。

乐曲《野蜂飞舞》成为充满意象的戏剧性元素。这种意象性不在于乐曲紧张激烈的节奏和具体内容，而在于它串起了人物的漫长岁月。黄橙子从最初弹不成调，到为了兑现要弹给天路哥哥听的承诺，最终将乐曲弹奏得炉火纯青，但彼时沈天路已牺牲在战场，那个要听的人永远也听不到了。这种伤感和遗憾陪伴了黄橙子的一生。全剧从头至尾贯穿的纯真、明净、敞亮的怀念奠定了作品独特的风格，带有由青春散发的单纯懵懂的味道，别开生面，清新透彻悲壮，如一丝丝细雨，洗刷着人们的心灵。台上台下的共情共鸣中，戏剧从容不迫地提升了舞台的分量。

喋血缅甸，正如穆旦诗中所言：“在阴暗的树下，在激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他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剧中，教授太太们亲绣荷包，进行抗日义卖募捐；连小娃娃们也走上街头，宣传抗战；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不可欺，犯我中华者，我必拼死以抗，直至胜利。

“野蜂飞舞”在剧中既用来指代敌机轰炸时的嗡嗡轰鸣、火光飞逝，也指代少女指尖流出的钢琴声——在战争磨难中爱的萌生、心的跳动。剧中多次出现敌机的轰炸，它像利刃刺破少年梦境。学校里一位女生请求握一握沈天路的手，因为如他一般年龄的哥哥已在敌机轰炸中丧命。黄橙子的母亲躲过了轰炸，她穿过的皮坎肩却炸得满是窟窿。敌机掠过，人群奔跑于断壁残垣之中。这些戏剧场面都表现了历史之伤和家国之痛。但琴声激越，不断盘旋、上升，则显现着身处战争环境下的人们心事的浩茫、人性的光亮、气血的升腾、生命的顽强。

此剧的主体观众是青少年，表现抗战历史的残酷性必须考虑他们知识的获得、人生的启悟与智慧的增值。在对于战争氛围、战争性质、战争中人的处境的表现方面，此剧拿捏得当，运笔讲究，表现到位。剧作内容充实、结构合理、叙事生动，有童心、童趣。钟浩导演经验丰富，舞台调度灵活，戏剧节奏生动，细节处理鲜明。如黄橙子用竹篓扣住爸爸的头、跟爸爸捉迷藏的快乐；沈天路用背背撑起桌板的憨厚；拔鸡毛被爸爸追问时，黄橙子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一不小心却把证据——毽子掉落在地的窘况；在得知沈天路牺牲后，她将一腔思念诉诸琴声的无限悲伤等等，在白山黑水之间，沈栖霞为民族而战，直至牺牲在前线。黄教授不能奔赴前线杀敌，便把好友之子视如己出，这也是民族之义。黄橙子的姐姐在教师、共产党人李胜利的鼓励下奔赴延安，走上抗日前线；其大哥加入远征军